

擂鼓三通

棉中母校复办了

意如香

(二)

李代校长无所畏惧，最后振臂高呼：“印度尼西亚万岁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中印人民友好万岁！”

暴徒们凶神恶煞地呼喊叫骂着。师生们心情悲感交集，眼看着校园内外一群大学生暴徒，在荷枪实弹的军人呵护下，横眉凶煞，呼喝叫嚷着在棉中校园里胡闹。师生们被暴徒团团围困在广场中，很多人都泪洒满脸，钟老师热泪盈眶，心里暗暗默念：别了！华夏文明的摇篮——别了！敬爱的棉中母校。只见彪形大汉的暴徒个个獠头鼠目，那造孽的丘八指使暴徒在学校教室里肆意清洗搜查，掳掠去了校方重要档案与锁匙，贴上封条。他们掳走了母校的躯体，但又岂能掳去大家心目中的母校棉中华夏情呢？

1966年3月26

日，成了棉中师生镂刻心头、刻骨铭心的难忘日子。复校何期？时空造孽，成为了棉中人半个世纪来梦寐以求、内心泣血的痛楚。

庆幸的是，那可容纳五百多名寄宿生的棉中寄宿社，由于寄宿师生的坚持抗争留守，幸免于难，没有同时被霸占，为以后收容亚齐难民遗留下了一席宝贵之地。

学校被强行抢占了。这些手持教鞭的教师们顿时都失业了，一时都失去了生计，大多赤贫如洗。紧接着，在Sambu村的教师宿舍也被无理霸占了。只剩下那些有家眷的前辈师长们，仍然坚守着不搬出去，钟老师他们这些单身汉教师都真正变成了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的教师难民。此时此境，钟老师真正体会了杜甫“安得广夏千万间，大批天

下寒士皆欢颜”的辛酸境界。这时候，蜗居茅庐已难寻，如果还奢谈什么“君子安贫，达人知命”，岂不等于说废话！

（备注：棉华中学创办于1945年11月25日，1966年3月26日被苏哈托军人政权封闭。前后开办21年，首任校长是朱志辉，续任者是：黄仓平代校长、古鹤龄副校长；陈燕贻校长、李公我代校长、副校长是：李发均、萧承蔚、王家声。棉华中小学、崇文中小学、南安学校等都是当时苏岛棉兰著名的华校学府，是苏北华文教育的摇篮。）

三 华文补习班与老师们的艰难生计

到了此一地步，昂首问天，天亦无言，只好稍安勿躁，但苦难的日子，必须硬着头皮渡过去。怎么办？“穷则变，变

则通”。

钟老师和陈老师、林老师、潘老师一起，四个年轻教师，龟缩在日里河畔一间狭仄的寡妇出租房里。为解决生计，也为传承华夏文明的使命，老师们四处联系失学同学开展家庭补习，也得到家长们的广泛支持，不屈不饶地暗中开展起中文补习工作。当时几乎每个班级，都有家庭补习小组，坚持了一段长时间。老师们的补习生活虽辛苦，但大家并不言苦。穷当益坚，年青人朝气蓬勃，欢笑声与歌声每天都洋溢响彻在他们的寄宿间。

后来，局势更加动荡了，印尼施行了全面的排华举措，严禁取缔华族风俗习惯，禁止华文华语，强制推行同化政策。这时候，暗探周街小巷监视华人的活动，许多补习老师与学生都被跟踪暗查，后来好多师生都被追鸡撵狗般地逮捕扣押了，投入牢房，敲诈勒索，极尽威逼。家长们四处找关系笼络，好不容易花钱消灾，都前后被营救出来。市面上军警封查华文书籍，风声鹤唳，寒风刺骨，人们寝不安席，担惊受怕，许多华人都把家里的华文

书报焚烧了。在机场与港口海关里，当局把华文书籍等同于毒品，列入禁止入境的违禁品，严加取缔管制没收。在全国范围内，苏哈托军人政权实施了全面封杀华族传统文化的同化政策，强制改换华人姓名为印尼文名，企图在五十年内彻底清除“华人性”的形体同化，千刀万剐，妄图在印度尼西亚土地上，完全根除杜绝印尼华人习俗的文化存在。

从此，华文补习工作更加隐蔽了，大部分被逼暂停下来，但仍然有一部分的补习小组坚持了数十年，从未间断过。钟老师停止补习工作后，断绝了生活来源，怎办？他向陈思龙老师建议：

“我有一个同班黄清发同学，在中央大巴刹里协助父母经营鸡蛋买卖。我们何不找他商量？”

身体力行，他们很快找到了黄同学，说明来意，二话没说，黄同学满口答应，说可以在他的摊位里每天清早领取一百粒鸭蛋，售完才还钱，买不完的还可以腿回来。就这样，钟老师与陈老师每天一早，就蹬踏着脚车，到中央大巴刹里去，



新建的棉兰中学中小学